



早春二月,玉兰花开,白堤上的枯柳也已爆出点点的新绿。可就在如斯美景新日,一个哀讯陡地传来:洛夫先生走了!听闻噩耗,有如一阵寒风吹过心底,又似一记惊雷,把我重又打入萧索的冬季。即便时光已然流逝十多个小时,我仍是满心惊惧、懊悔,悲凉与思念恰似眼下这润物无声的

怀念敬爱的洛夫先生不去

我与洛老的结缘多少有些偶然。他是国际著名诗人、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被誉为“诗魔”,2005年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位胡姓朋友知悉我仰慕洛老,一次聚会安排我坐在洛老的身边。我早已忘记晚宴的菜色、所用酒水,只记得儒雅、温厚的洛老犹如一块磁铁,把我紧紧吸引。整场晚宴,我俩都是边吃边聊。他和我相谈甚欢,相约再晤。

我是个急性子,遇着我所敬重的长者,便如痴矿多年的地质工作者发现了宝藏,急欲探采。第二天,我依约来到洛老的家。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幢普通的别墅。敲响门铃,开门迎客的正是年已八十多、满头银发、身材魁梧、一脸慈祥的洛老。屋内整洁雅致,满室书香。右首一块雪楼匾额迎墙而立。这是洛老晚年所用的斋名,自小喜欢雪的我自觉又与洛老多了一份亲近。不久之后,洛老书写“雪落无声”四字赠我,更让我惊喜不已。

寒暄过后,我与洛老便端坐于小圆桌前交谈。在我的眼里,一生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又满腹诗书的洛老,正是一座难得的富矿。洛老没有不少文化名人所特有的孤傲与怪癖。相反,他亲切、随和。虽已年届高龄,但他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大凡时间、地点、人名一概清爽无误。我们似神交已久的老友,聊起来无拘无束,畅快无比。我们聊掌故、谈文学,也谈他出走的因由。日挂正顶,又日落西沉,不知不觉已是大半天过去,洛太和洛老一再让我留下用餐或是吃了点心再走,待如亲人。是的,洛老夫妇当年移民温哥华,子女则留在了台湾,身边没有亲人,我和一些友人既是他的朋友,也成了他的亲人。洛老是个文化名人,社会活动很多。我跟随他参加过几次相关的文学活动,也曾邀请洛老夫妇至家中做客。来往一多,情意日浓,洛老便笑称我们是他们的干儿干女。然而,我除了礼节性唤过干妈,却始终未曾喊过洛老一声干爹。洛老在我的心中太过高大,呼其为干爹我不习惯,更觉是对洛老的一种亵渎。如今想起来,真正心有阻凝的是自己坚持的敬重就好,不需要攀附。这才是我未曾当面敬呼一声干爹的真正缘由!

时间一晃到了2015年。那年的秋天,洛老夫妇应邀回国参加系列活动。文坛诗界掀起一波诗魔旋风。应我和朋友之邀,洛老夫妇重又踏上杭城这块文化热土、诗歌之都。11月4日,在我的和静轩安排了一场著名诗人洛夫先生见面会。在杭的一

批著名诗人、作家,如张德强、王自亮、郁雯、杨芳菲等悉数参加会见交流。会上,因连日奔波略染轻恙的洛老兴致不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新闻媒体纷纷传播、转载,一时成了一桩文化盛事。告别之际,洛老与我们相约明年再来!

洛老旧学功底深厚,15岁开始写诗,及长又谙通英文,广泛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阅历丰富,兼又从小至老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所以他不仅是诗坛少见的高产,作品更有着宏阔的视野和哲学高度与文学张力,直抵人心。在台湾诗坛,洛老被排在当代十大诗人之首,与余光中被称为“文坛双星”。1996年,他以古稀之年移居温哥华,创作并发表了一首3000多行的长诗巨作《漂木》,引起轰动,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洛老在国外生活了近20年,他既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他在温哥华提出了天涯美学的概念,创立了“漂木”艺术家协会。除了写诗,他也沉醉于传统书法艺术的探索。2015年,洛老最后一本结合诗歌与书法的新作《唐诗解构》出版,这是他在耄耋之年,向西方推广中华文化的最后一番努力,流播深远。

2016年,洛老夫妇决定叶落归根,回到台湾居住养老。消息传开,温哥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总领事馆纷纷举办各项送别活动。遵洛老之嘱,我跟随他出席了其中的三场活动,一是“漂木”跨文化论坛;二是“惜别洛夫”诗与音乐晚会;三是“洛夫”书法回顾展。每项活动都是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依依不舍之情跃上众人的脸庞。

我的朋友岳平先生是位热心人士,仰慕洛老的才华以及他在诗歌、书法上的造诣。经他推动与牵线,杭州园林文物管理部门决定在万松书院为洛夫先生竖立一方诗碑,以资纪念。2016年秋天,洛老夫妇应邀出席揭牌仪式,重又莅临杭州。揭牌仪式简朴热烈,高朋满座,旨酒盈樽。九十高龄的洛老精神矍铄。席间,他半当真半开玩笑地叮嘱我:你能写,不妨填词一首以为记。接获旨意,才疏学浅的我一半兴奋、一半惶恐。恭敬不如从命,当夜我戏填一首,诗文如下:

临江仙
洛公万松书院诗碑揭幕有感
凤舞钱塘空山碧,廊曲院深烟轻。明道堂里累功名。草桥金兰义,空阶绕余音。
黄叶秋波赏新菊,道是湖湘豪英。西子一隅寄青萍。白苏播文雨,千载共诗心。

杭州凤凰山麓之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名报恩寺。白居易、苏东坡等文豪均留下足迹、诗文。明弘治十一年改辟为万松书院。王阳明等一批大儒曾在此讲学授道。

丙申孟秋,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著名诗人洛夫先生莅杭出席其诗碑落户万松书院揭幕仪式。笔者躬逢其盛,遵洛公嘱,戏填一曲为记。

揭牌仪式翌日,我与友人陪侍洛老夫妇往游富春黄公望隐居地,摄影若干留念。借此机会,我将所填一词奉上,洛老非常高兴,深以为许。

怀念父亲李立倚

一直想写父亲,怕自己笔力太浅,功底太薄,写不出父亲的博大和厚重。直至今年父亲诞辰110周年,才敢提笔。

父亲名叫李立倚,为人忠厚、待人和气,更喜欢助人为乐,特别乐于为群众办事,还写得一手好字。村里人有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都会请他写对联,有什么事也都爱找他商量,深得乡亲们的信任和尊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倚伯”。

父亲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把群众的纪律、党的机密、同志们安全,都视作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当年,我家是党的地下联络点,经常有同志来家里开会。为解决同志们的吃穿问题,父亲不仅把自己担任小学教员的工资收入当作革命经费,有时连铺盖都要卖掉。为了不让过往的同志饿肚子,父亲身体不好也舍不得看医生。同志们平安来平安走,父亲感到很自豪。父亲平时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到那时好饭好菜让你们吃个够。现在我们艰苦点坚持一下,让叔叔伯伯们吃好一点,身体养得棒棒的,干革命才有劲,好日子才能早点到来。不管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牺牲前的那一刻,父亲始终想到的是群众的财产不受损失,党的机密不落敌人手里,以及同志们的安全。

1930年8月,父亲不幸被捕,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始终未透露党的半点信息。父亲受尽了敌人的折磨,落下了一身病。由于党组织和亲属们的积极营救,才幸免于难。

1948年农历七月廿七日,父亲和同志们雅在雅庄遭遇敌人包围。面对强大的敌人,父亲为了顾全大局,保存革命力量,保护雅庄人民的生命财产,毅然向栋陈方向突围,开枪还击,不幸暴露自己。终因敌强我寡,父亲左腿中弹骨折,不能前进。为使组织的机密不落敌手,他立刻把所有文件撕碎并吞到肚里,来不及吞下的就用鲜血糊掉。敌人发疯地砍下了父亲的头颅,挂在了永康县城。父亲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用他宝贵的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同志们安全,掩护了群众。父亲的头颅至今下落不明。

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挚爱,他那劳动人民般的淳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父亲,我们怀念您,您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我们子孙后代心中永存。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活着的人要珍惜当下,好好建设我们的祖国。

祈祷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安谧、舒适,以告慰千千万万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先烈们。

清明特稿

李月燕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声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舟山岩宕

章锦水

这一堆堆读不完的书,码在山野。风吹千年,雨淋千年。采石工说,这些石头写的书,见风硬,见雨坚。

采石工还说,石头的命,自己的运。从前,锤击的声音密集交响,不同的山头,相同的频率,在生计与苦难之间回荡。

今天,壁立千仞是铁打的江山。一泓碧水是柔性的丹青。废弃的采石场兀立如鹰,静谧、孤寂。

偶有游人的芒鞋木屐,更多的臆测天之鬼斧神奇。而我到此,还能读懂采石人的义胆侠心。

无须穿越,我见到石壁上高悬的身影。石块与文字,一样的方形,春秋笔法,钢钎与火药写下的纵横之计。

也毋须唤醒。现在的沉默,时间里的黄金。我的肃然与敬畏,是黑白的内心与硬朗的风景。

舟山小镇

(歌词)

郎遥远

童声朗诵(四句):
枕禅迎曦风起舞,
岩宕映画笔生花。
盐马古道云做客,
碧湍眠石雨添茶。

山若翠屏,水如玉带,
星空绽放童话的脸。
从前日子,很暖很慢,
幸福飘在院落炊烟。
隐世桃源,陌上花开,
翩然化成庄周的蝶。

轻舟入梦,思念挂帆,
月儿闪烁思乡的眼。
游子的心,无论多远,
牵挂泊在慈母眉间。
春雪研墨,秋月为笺,
飘然做个唐宋的仙。

啊,舟山,
爱一个人到无涯,
追一个梦到天边。
啊,舟山,
我不再寻找彼岸,
天堂就在你心间。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

应忠良